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孝文帝四

追贈彭城王勰母潘爲國太妃詔 太和十八年七月

弟勰所生母潘早齡謝世顯號未加勰禍與身具痛隨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贈彭城國太妃以慰存亡 魏書彭城王勰傳

考績黜陟詔 太和十八年九月

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卽黜陟欲令愚滯無妨于賢者才能不壅于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位 魏書孝文紀下 又通典十五

詔太傅元丕 太和十八年十月

中原始稱、須朕躬親、任代之事、一委太傅、魏書宗室元丕傳、帝將北巡、遷太傅錄尚書事、及車駕發代、丕留守、詔云云

敕勒蠻民勿侵暴詔 太和十八年十月庚午

比聞緣邊之蠻、多有竊掠、致有父子乖離、室家分絕、既虧和氣、有傷仁厚、方一區宇、子育萬姓、若苟如此、南人豈知朝德哉、可詔荊郢東荊三州、敕勒蠻民、勿有侵暴、魏書孝文紀下

詔免元嵩官 太和十八年

嵩不能克己復禮、企心典憲、大司馬薨殂甫爾、便已鷹鴿自娛、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魏書任城王附傳、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高祖聞而大怒、詔

詔荅樓毅 太和十八年十二月

時不自來、因人則合、今年人事、殊非昔歲守株之唱、便可停也、陽九利涉、豈卿所知也、魏書樓伏連附傳、車駕南伐、毅表諫、詔荅

報劉芳注弔比干文詔 太和十八年

覽卿注、殊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魏書劉芳傳

邢巒策秀詔

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魏書邢巒傳有司奏策秀孝高祖詔

詔成淹 太和十九年正月

此前車之鑒、得不慎乎、魏書成淹傳車駕濟淮淹于路左請見詔云云

報高道悅詔 太和十九年

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謬、稱是以彰得、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為之、不爾則未相體耳、固材都水、暫營嬉遊、終為棄物、脩繕非務、舟檝無郭、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矣、深薄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魏書高道悅傳

諭馮誕詔 太和十九年二月辛酉

案謚法善行仁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徵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迹宜契具瞻旣自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魏書馮熙附傳）

遷都奉迎靈主詔（太和十九年二月癸亥今魏書作三月誤）

知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寧可剋三月三日己巳內奉遷于正廟其出金墉之儀一準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已上侍官五品已上及宗室奉迎（魏書禮志一通典四十七）

詔謚馮熙（太和十九年三月）

可以威彊恢遠曰武奉謚于公（魏書馮熙傳）

報廣陵王羽內攷京官詔（太和十九年）

雖內攷未宜績已久務故明堂月令載公卿大夫論攷屬官之治職區分著三公尚書三載殿最之義此之攷內已爲明矣但論攷

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躁也、每致之義、應在年終、既云此年、何得春秋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魏書廣陵王羽傳

手詔徵王肅入朝 太和十九年

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已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敕、魏書王肅傳肅爲豫州刺史徵入朝高祖手詔又見北史四十二

又詔

肅丁荼虣世、志等伍胥、自拔吳州、膺求魏縣、躬操忘禮之本、而同無數之喪、誓雪怨恥、方展申復、窮諭再期、蔬縕不改、誠季世之高風、末代之孝節也、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則、理齊盈虛、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之、曾參居罰、寧其哀終、吳員處酷、豈聞四載、夫三年者、天下之達喪、古今之所一、其雖欲過禮、朕得不制之已禮乎、有司可依禮諭之、爲裁練禫之制、魏書王肅傳

臨馮誕墓詔 太和十九年五月

馮大司馬已就墳塋永潛幽宅宿草之哭何能忘之 魏書馮熙附傳

詔太傅元丕 太和十九年五月

今洛邑肇構跂望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爲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 魏書宗室元丕傳丕又以馮熙薨于代都表求鑾駕親臨詔云云

皇太子冠禮有三失詔 太和十九年六月

比冠子恂禮有所闕當思往失更順將來禮古今殊制三代異章近冠恂之禮有三失一朕與諸儒同誤二諸儒違朕故令有三誤今中原兆建百禮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歎春秋襄公將至衛以同姓之國問其年幾而行冠禮古者皆灌地降神或有作樂以迎神昨失作樂至廟庭朕以意而行拜禮雖不得降神於理猶差

完司馬彪云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雖非正經孔子之言與正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禮此朝廷之失冠禮朕以爲有賓諸儒皆以爲無賓朕既從之復令有失孔子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謂魏書禮志四十九年五月冠皇太子恂于廟六月高祖臨光極堂引見羣官詔又見通典五十六

除薛眞度爲荊州刺史詔 太和十九年五月

眞度之罪誠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彭方開關徐宋外捍沈攸道成之師內寧邊境烏合之衆淮海來服功頗在茲言念厥績每用嘉美赭陽百敗何足計也宜異羣帥更申後效可還其元勳之爵復除荊州刺史自餘徽號削奪進足彰忠退可明失魏書薛安都附傳眞度攻赭陽爲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詔云云

罷祀鄴中密皇后廟詔 太和十九年六月

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

之禩、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魏書明元密皇后傳、高祖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云云。今案、密后傳高祖誤作高宗、據禮志一改正、高閭表亦見禮志一

舊墓不聽墾殖詔 太和十九年九月

諸有舊墓銘誌見存、昭然為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魏書孝文紀下

賜高閭詔 太和十九年九月

閭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勳、作藩于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魏書高閭傳、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詔

以高閭為幽州刺史詔

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

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兩脩恩法並舉（魏書高閭傳閭每請本州以自效詔云云）

臨廣川王諧喪詔 太和十九年

朕宗室多故從弟諸喪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至于卿司已下故應闕自漢已降多無此禮朕欲遵古典哀感從時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諸王有朞親者爲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緦麻爲之一臨廣川王于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于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緦麻而弔既殯之緦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爲須撫柩于始喪爲應盡哀于闔棺早晚之宜擇其厥中（魏書廣川王略附傳）

又詔

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于戚臣必于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既臨之後復更受慰于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否（魏書廣川王略附傳）

又詔

若大司馬威尊位重、必哭于東堂、而廣川既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尙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魏書廣川王略附傳

廣川王不得就妃葬代詔

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邙嶺、皆不得就塋恆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于恆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恆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魏書廣川王略附傳有司奏廣川王妃薨于代京未審以新尊從于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云

議圜丘禮詔 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己卯

朝集公卿、欲論圓丘之禮、今短晷斯極、長日方至、案周官祀昊天上帝于圓丘、禮之大者、兩漢禮有參差、魏晉猶亦未一、我魏氏雖

上參三皇、下攷叔世、近代都祭圓丘之禮、復未攷周官、爲不刊之法、令已此祭圓丘之禮示卿等、欲與諸賢攷之厥衷、魏書禮志一

詔廣陵王羽 太和十九年十二月

吾因天歷運、乘時樹功、開拓洙泗、威振楚越、時暨三炎、息駕汝潁、勢臨荊徐、聲遏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繕兵修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惟宗良、善開經策、寧我東夏、敬慎汝儀、勿墜嘉問、唯酒唯田、可不戒歟、魏書廣陵王羽傳羽爲青州刺史高祖親餞之華林園後詔

詔于登 太和十九年十二月

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魏書于栗磾附傳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乃引見登詔

吏民爲刺史服詔 太和十九年

今古時殊、禮或隆殺、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曩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吏民之情、亦不可苟順也、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

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爲齊衰三月（魏書公孫表附傳表孫邃爲青州刺史卒于官青州佐吏疑爲所服高祖詔）

制定代人姓族詔（太和十九年）

代人諸胄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混然未分故官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隨時漸銓其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已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原出朔土舊爲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來有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州刺史鎮大將及品登王公者爲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職官三世尚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間不降官緒亦爲姓諸部落大人之後而皇始已來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爲中散監已上外爲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爲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有令已上外爲副將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

者，亦爲族。凡此姓族之支親，與其身有緦麻服已內，微有一二世官者，雖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則各自計之，不蒙宗人之蔭也。雖緦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則入族官，無族官則不入姓族之例也。凡此定姓族者，皆具列由來，直擬姓族以呈聞，朕當決姓族之首末。其此諸狀，皆須問宗族，列疑明同，然後句其舊籍，審其官宦，有實則奏，不得輕信其言，虛長僥僞。不實者，訴人皆加傳旨問而詐不以實之坐，選官依職事答問不以實之條。令司空公穆亮、領軍將軍元儼、中護軍廣陽王嘉、尚書陸琇等詳定北人姓，務令平均。隨所了者，三月一列簿帳，送門下以聞。魏書官氏志

餞南安王楨詔 太和二十年四月

從祖南安，既之蕃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惘戀。然今者之集，雖曰分岐，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魏書南安王楨傳

久旱得雨詔 太和二十年七月

炎陽爽節，秋零卷澍，在予之責，實深悚慄，故輟膳三晨，以命上訴，靈鑒誠款，曲流雲液，雖休勿休，詎敢從怠，將有賢人湛德高士凝棲，雖加銓采，未能招致，其精訪幽谷，舉茲賢彥，直言極諫，匡予不及，又邪佞毀朝，固唯治蠹，貪夫竊位，大政以虧，主者彈劾，不負明黜盜祿，又法為治要，民命尤重，在京之囚，悉命條奏，朕將親案，以時議決，又疾苦六極，人神所矜，宜時訪恤，以拯窮廢，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明加矜恤，令得存濟，又輕徭薄賦，君人常理，咸中俓役，具以狀聞，又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禮有達式，男女失時者，以禮會之，又京民始業，農桑為本，田稼多少，課督不具，以狀言 魏書孝文紀下

詔僕射李沖領軍于烈 太和二十年十二月

陸叡元丕早□□□□大臣自與卿等同受非常之詔，朕許以不

死之旨、思得上下齊信、以保大義、朕于卿等、常忘短棄取、務和含養、豈謂陸叡無心之甚、一至于斯、乃與穆泰結禍、數圖反噬、以朕遷洛、內懷不可、擬梟諸王、議引子恂、若斯之論、前後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陽平王、若不肯從、欲遁樂陵王、訕謗朝廷、書信炳然、事既垂就、叡以洛都休明、勸令小緩、于是之後、兩人復競、然猶隱而弗聞、賴陽平王忠貞奮發、獲泰之言、便爾馳表、得使正人糾慝、極岳無塵、是以叡之愆失、處入門誅、朕諦尋前旨、許不盡法、反逆之志、自負幽明、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心逆意、既異餘犯、雖欲矜恕、末如之何、然猶憶先言、兼以未頗異議、聽自死別府、免厥孥戮、其門子孫、永世不齒、元丕二子一弟、首爲賊端、其父無人明證、理在可覿、但以言無炳灼、隱而弗窮、以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有終、而彼自棄、卿等之朋、忽及今日、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也、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魏書陸俟附傳陸叡與穆泰等同謀構逆賜死

獄中高顯詔僕射李沖領軍于烈云云沖烈表云云　案今本詔字誤作謂據文云故此別示又據沖烈表云別垂明詔知此謂字必誤也

原元拔養子從罪詔　太和二十年十二月

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于幽嫡也養所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于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舟于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將立制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于斯則應死可特原之　魏書李沖傳

沙門道登喪詔　太和二十年

朕師登法師奄至徂背痛怛摧慟不能已已比樂治慎喪未容即赴便準師義哭諸門外縞素之　魏書釋老志

引武興王楊集始入宴詔劉昶

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況此蕃垂之主故勞公卿于此　魏書劉昶傳　案此事昶傳列于十七年之前而本紀楊集始入朝在二十一

年四月（疑傳誤事火災也）

爲鳩摩羅什舊堂所建浮圖詔 太和二十一年五月

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猶有遺地，欽悅修蹤，情深遐遠，可于舊堂所爲建三級浮圖。又見逼昏虐，爲道殄軀，既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推訪㠯聞，當加敘接。魏書釋老志

恤老病詔 太和二十一年九月

哀貧恤老，王者所先，鰥寡六疾，尤宜矜愍。可敕司州洛陽之民年七十已上無子孫、六十已上無朞親，貧不自存者，給㠯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之親，窮困無㠯自療者，皆于別坊遣醫救護，給醫師四人，豫請藥物㠯療之。魏書孝文紀下

命公孫延景宣詔房伯玉 太和二十一年九月

天無二日，土無兩王，是㠯躬總六師，蕩一四海。宛城小戍，豈足㠯禦抗王威，深可三思，封侯胙土，事在俯仰。魏書房法壽附傳

朕親率麾旆，遠清江沔，此之小戍，豈足徘徊，王師但戎輅所經，纖介須殄，宜量力三思，自求多福。且卿早蒙蕭賾殊常之眷，曾不懷恩報，已塵露蕭鸞妄言入繼，道成賾子，無子遺，卿不能建忠于前君，方立節于逆豎，卿之罪一。又頃年傷我偏師，卿之罪二。今鑾旆親戎，清一南服，不先面縛，待罪麾下，卿之罪三。卿之此戍，多則一年，中則百日，少則三旬，剋殄豈遠，宜善思之，後悔無及。魏書房法壽附傳

詔彭城王勰 太和二十一年十一月

明便交敵，可敕將士，肅爾軍儀。魏書彭城王勰傳

詔答彭城王勰

割身存國，理爲遠矣，但汝亦我，乃滅已助國，職俸便停，親國二事，聽三分受一。魏書彭城王勰傳勰表以國秩傳親恤以裨軍國詔答

增彭城王勰邑戶詔

朕形疲稚年，心勞長歲，積思成痾，頓發洪頹，弟六弟勰，孝均周弟，

感侔姬旦、遊食捨寐、動止必親、敦醫劬瘠、誠力俱竭、致茲保康、寔賴同氣、又秉務緝政、百司是憑、綱維折衷、萬揆獲濟、撫師于霖潦之辰、處戎于萬逼之日、安外靜內、功臣大道、侍省之績、可㠯孔懷無廢、翼亮之勤、實乃勳存社稷、宜有酬賞、㠯旌國功、可增邑一千戶、魏書彭城王勰傳

又詔彭城王勰

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勤憂、足布朝野、但可祗應、魏書彭城王勰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孝文帝五

原沈保沖詔 太和二十一年

保沖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魏書沈文秀附傳子保沖坐援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高祖詔

手詔李崇爲梁州刺史 太和二十一年

今仇隴剋清，鎭捍旨德，文人威惠既宣，實允遠寄，故敕受梁州，用鹽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魏書李崇傳

餞北海王詳還洛詔 太和二十二年正月

昔者淮夷叛命，故有三年之役；鬼方不令，乃致淹載之師。況江吳稱命，于今十紀，朕必欲蕩滌南海，然後言歸。今夏停此，故與汝相

見善守京邑副我所懷（魏書北海王詳傳車駕南伐詳朝于行宮及還洛高祖餞之詔詳）

詔王肅 太和二十二年正月

夫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卹禍恩義焉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翦一偽人城彼凶師何嘗不興言憤歎羨吳闔而長息比獲蕭鸞輔國將軍黃瑤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付微望紓泄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懷（魏書王肅傳既平漢陽詔肅云云初齊武之收肅父奐也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故詔云然）

詔房伯玉 太和二十二年二月

朕承天馭宇方欲清一寰域卿蕞介小戍敢拒六師卿之愆罪理在不赦（魏書房法壽附傳）

詔答王肅 太和二十二年三月

得表覽之憮然觀卿意非專在水當是以藻等銳兵新敗于前事往勢難故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會無所制少遣則禁旅雖鬭今

日之計、唯當作必廻之衆、不可為孤疑之師、徒失南兗也、卿便息意停彼、以圖義陽之寇、宜止則止、還取義陽、宜下則下、鎮軍淮北、深量二途、勿致重爽、若孟表糧盡、軍不及致、失渦陽、卿之過也、魏書王肅傳、肅討義陽未剋、而齊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為叔業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援渦陽、詔云云、肅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渦陽、孝明紀、乙未、詔將軍鄭思明、懷虛敬、宇文福等三軍繼援、

以傅永為汝潁鎮將詔

脩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魏書傅永傳、裴叔業又圍渦陽、遣永為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戰敗、高祖俱鎖之、聰藻徙為邊民、永免官爵而已、不旬日、詔云云、案傅永字脩期、

減損恆供詔 太和二十二年九月

朕以寡德、屬茲靖亂、實賴羣英、凱清南夏、宜約躬賞效、以勸茂績、后之私府、便可損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常恤恆供、亦令減半、在戎之親、三分省一、魏書孝文紀下

詔南陽太守鄭長猷 太和二十二年九月

昔曹公剋荆州，留滿寵于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初附，吕扞城相託。魏書劉芳附傳

酬賚徐謇詔 太和二十二年九月

夫神出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適，理必傷生。朕覽萬機，長鍾革運，思芒芒而無怠，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瘵，玉几在虚。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太室，進療汝蕃，方窮丹英，藥盡芝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乃令沉勞勝愈，篤瘵克痊，論勤語效，實宜襃錄。昔晉武暴疾，程和應增封，宰疚數朔，錢爵大賚，況疾深于彼辰，業難于時日，得不直加陟賞乎。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其舊邇高秩，中暫解退，比雖銓用，猶未口口，準舊量今，事合顯進，可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一萬貫。魏書徐謇傳

又詔

錢府未充須㠯雜物絹二千匹雜物一百匹四十匹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二匹出驊騮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魏書徐謇傳

贈李沖詔　太和二十二年

沖貞和資性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弱齡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瀍洛朝選開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志肅柔明足敷睿範仁恭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寵秩㠯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既畱勤應陟兼良宿宜襃可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蠟二百斤　魏書李沖傳

推列韓顯宗詔　太和二十二年

顯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糾或長傲俗可付尚書推列㠯聞　魏書韓麒麟附傳

奪韓顯宗見官詔　太和二十二年

顯宗雖浮矯致愆，才猶可用，豈得永棄之也，可㠯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但鄙很之性，不足參華，可奪見口并禁問訊諸王。魏書韓麒麟附傳

轉辥眞度爲豫州刺史詔　太和二十二年

獻忠盡心，人臣令節，標善賞功，有國徽範，故一言可㠯興邦，片辭可㠯喪國，得無遠錄前謀，㠯襃厥善，眞度爰自遷京，每在戎役，河北之計，匪所與聞，知無不言，頻見采納，及六師南邁，朕欲超據新野，羣情皆異，眞度獨與朕同，撫蠻盜夷，實有勤績，可增邑二百戶，轉征虜將軍豫州刺史。魏書辥安都附傳

報廣陵侯衍詔

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魏書臨平王新成附傳，衍爲徐州刺史，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云

報元脩義詔

脩短有命、吉凶由人、何得過致憂悼、以乖維城之寄、違凶就吉、時亦有之、可聽更立館宇、魏書汝陰王天賜附傳第五子脩義遷齊州刺史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云

爲六弟娉室詔

夫婚姻之義、曩葉攸崇、求賢擇偶、綿代斯慎、故剛柔著於易經、鵲巢載於詩典、所以重夫婦之道、美尸鳩之德、作配君子、流芳後昆者也、然則婚者合二姓之好、結他族之親、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必敬慎重正而後親之、夫婦既親、然後父子君臣禮義忠孝、於斯備矣、太祖龍飛九五、始稽遠則、而撥亂創業、日昃不暇、至於諸王娉合之儀、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賢淑、或乖好逑、自茲以後、其風漸缺、皆人乏窈窕、族非百兩、擬匹卑濫、舅氏輕微、違典滯俗、深用爲歎、以皇子茂年、宜簡令正、前者所納、可爲妾媵、將以此年爲六弟娉室、長弟咸陽王禧、可娉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次弟河南

王幹可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次弟廣陵王羽可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次弟潁川王雍可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魏書咸陽王禧傳

詔答有司

利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北史作晝野由君理非下請邑采之封自有別式魏書咸陽王禧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云云又見北史十七

停敎武詔

雖云敎武未練其方旣遏北行臣闇敎武脫生羣惑且可停之魏書咸陽王禧傳

臨韓太妃喪詔

太妃韓氏薨逝情已傷慟太妃先朝之世位擬九嬪豫班上族誕我同氣念此孤稚但用感惻明當暫往臨哭可敕外備辦遣侍御

史假節監護喪事贈縑八百匹。魏書趙郡王幹傳

敦諭河南王幹詔

季世多務，情縱理奪，幹既居要任，銓衡是荷，豈容遂其私志，致曠所司，可遣黃門郎敦諭，令勉從王事，朕尋當與之相見。魏書趙郡王幹傳

餞趙郡王幹詔

夫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汝我之懿弟，當聿修厥德，光崇有魏，深思遠圖，如臨深履薄，罔恃親重，不務世政，國有常憲，方增悲感。魏書趙郡王幹傳幹除冀州刺史高祖親餞于近郊詔幹

推問斬盜馬賊詔

夫刑以節人，罪必無濫，故刑罰不中，民無措手足，若必以威殺爲良，則應汎通眾收，苟須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條憲，無據新君加戮之文，典禮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闕于治理，律外重刑，並可推聞。魏書趙郡王幹傳幹爲冀州刺史州表斬盜馬

人于律過重而倘書門將初臨緩而不劾郡云云

詔酈範

卿身非功舊，位無重班，所以超遷顯爵，任居方夏者，正以勤能致遠，雖外無殊效，亦未有負時之愆。而鎮將伊利，妄生姦撓，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覦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為算略，勿復懷疑。待卿別犯，處刑及懲。今恕刑罷懲，止罰五十。卿宜克循綏術，遂服稱朕意也。魏書酈範傳

經李沖墓遣祭詔 太和二十三年正月

司空文穆公德為時宗，勳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邙嶺，旋鑾覆所，躬睇塋域，悲仁惻舊，有慟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魏書李沖傳

諡高祐詔 太和二十三年

不遵上命曰靈，可諡為靈。魏書高祐傳

褒升崔振詔 太和二十三年

振在郡著績、宜有褒升、魏書崔挺附傳挺弟振爲高陽內史徵拜淌書左丞後改定職令振本資惟擬五品詔云云　案官氏志改職令在二十三年

詔任城王澄　太和二十三年三月

顯達侵亂、沔陽不安、朕不親行、莫攘此賊、朕疾患淹年、氣力惙敝、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城必須從朕、魏書任城王傳高祖不豫引澄入見清徽堂詔云云遂從駕南伐

齊王喪詔　太和二十三年

叔父薨背、痛慕摧絕、不自勝任、但虛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魏書齊郡王簡傳簡薨時高祖不豫

黜張彝爲守尚書詔

阿倪愚騃、誰引爲郎、北史秦王翰傳附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彝引兼殿中郎孝文將爲齊郡王簡舉哀而昭乃作宮懸帝大怒詔云云下是黜彝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

手詔皇太子

汝弟六叔父碩濤規懋賞與白雲俱淡厭榮捨紱以松柏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眞巨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違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獨擬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爲孝子勿違吾敕 魏書彭城王勰傳

以僧顯爲沙門都統詔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賢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無勞紆或有器玄識邈高挹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師僧顯仁雅欽韻澄風柔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堪茲任式和妙衆近已口白可敕令爲沙門都統及副儀貳事緇素攸同頃因曜統獨濟遂廢茲任今欲毗德贊善固須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聰謙正業茂道優用膺副翼可都維那以光賢徒 廣弘明集

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禪岫染志誰先英哲故周旦將其朋之誥釋迦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曰納賢爲其德優者曰親仁爲尚朕雖寡昧能無庶幾也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容紫闥簡超俗之儀于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爲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見進可餐稟道味退可飾光朝廷其敕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諱別當牒付廣弘明集二十四

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冥風餐慧習慈實鍾果智故三炎檢攝道之恒規九夏溫詮法之嘉猷可敕諸州令此夏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祇粟供備若粟尠徒寡不口此數者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良推叡德勿致濫濁痛茲後進廣弘明集二十四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尙倫雅道業明博理味淵澄清聲茂譽早彰于徐沛英懷玄致夙流于譙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筵美敷宸宇仁叡之良朕所嘉重依因既終致茲異世近忽知聞悲怛于懷今路次充濮青泗豈遙愴然念德又増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追福又可爲設齋五千人 廣弘明集二十四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微佇玄範沖猷是託今既讓俗名理宜別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疋準四輩之貺隨四時而給又修善之本實依力命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遣譬深理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獎勵道意耳 廣弘明集二十四

爲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淯虛英素之操超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爲罕倫光法彭方聲茂華裔研論宋壤宗德遠邇爰于往辰唱諦鹿苑作匠京緇延賞賢叢倏矣死歷忽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可敕徐州施帛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以崇追益 廣弘明集二十四

敕副使王清石 太和初

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語致慮若彼先有所知所識欲見便見須論即論盧昶正是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可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復罷也凡使人之體以和爲貴勿迭相矜誇見于色貌失將命之體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規誨 魏書盧玄附傳詔盧昶使于蕭昭業又敕副使王清石

敕王肅劉昶 太和十九年

閭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禽此人，則江東吾有也。南史

六建武二年蕭衍單騎走得蕭衍小節中魏帝敕

詔救宕昌公王遇將還洛

太師爲一，卽可監護喪事。魏書閹官傳

敕荅成淹諫汎泗入河太和十九年四月

朕以恆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魏書成淹傳高祖幸徐州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乃上疏陳諫高祖敕淹

宣旨彭城王勰

勰翼贊六師，纂戎荊楚，沔北之勳，每毗廟算，從征新野，有克城之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效，功爲羣將之最也。別賞授賞，不替厥庸。魏書彭城王勰傳車駕還京會百僚于宣極堂行飲至策勳之禮命舍人宣旨

戒南安王楨

翁孝行著于私庭，令聞彰于邦國，每欲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講武，遠徵赴闕，仰戀仁慈，情在未已，但長安鎮年饑民儉，理須綏撫，不容久留，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內有飢餒之民。翁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至，但能慎此，足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終始之德成矣。魏書南安王楨傳

誡高陽王雍

相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望，無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為政之道，非難非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便是難。又當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言而輕與奪也。魏書高陽王雍傳雍除相州刺史高祖誡雍

誡河南王幹 太和十七年六月

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淵才堪詢訪汝其師之 魏書趙郡王幹傳太和九年封河南王及車駕南伐召幹總戎別道誡之

誡太子恂以冠義 太和十七年七月

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母見必拜兄弟必敬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 魏書廢太子恂傳太和十七年冠恂于廟高祖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誡以冠義

戒上谷侯贊

贊化幾何可宣孝道必令風教洽和文禮大備自今有不孝不弟者比其門標以刻其柱 北史十五秦王翰傳初置司州以贊爲刺史賜爵上谷侯孝文戒云云于是賜名曰贊

賜北海王詳璽書

比遊神何榮也上墳六籍何事非娛善正風猷莫是禁旅（魏書北海王詳傳）

遺曹虎書

皇帝謝僞雍州刺史神運兆中皇居闢洛化總元天方融八表而南有未賓之吳治爲兩主之隔幽顯含嗟人靈痾概且漢北江邊密邇乾縣故先動鳳駕整我神邑卿進無陳平歸漢之智退闕關羽殉節之忠嬰閉窮城憂頓長沔機頃兩缺何其嗟哉朕比乃欲造卿逼宂未果且還新都饗厥六戎入彼春月遲遊揚旅善脩爾略吕侯義矚（南齊書曹虎傳）

爲家人書與彭城王勰

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勤何曰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屬有口敕仍執沖遜難違清挹往再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曰宗儀責

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屬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爲恨也（魏書彭城王勰傳）

顧命宰輔

粵爾太尉司空尚書令左右僕射吏部尚書惟我太祖丕丕之業與四象齊茂累聖重明屬鴻厤于寡昧兢兢業業思纂乃聖之遺蹤遷都嵩極定鼎河瀍厤南蕩甌吳復禮萬國以仰光七廟俯濟蒼生困窮早滅不永乃志公卿其善毗繼子隆我魏室不亦善歟可不勉之（魏書孝文紀下）

祭恆嶽文

維太和十八年敬昭告于恆嶽之靈天極攝高人暉肇欣幽明合獻百神同悅今龍旆鳴鑾戢還伊室遵歷恆巒路鄰陰嶽惟靈作鎮出納炎冰帝道資功坤儀憑德故遣兼官以牲玉薦于恆嶽之

靈、尙猷。初學記五

祭嵩高山文

維太和十八年、敬昭告于嵩高中嶽之靈、太極分渾、兩儀是生、辰作乾寶、嶽樹坤靈、昭彰天地、吐納五精、唯中挺神、祥契幽經、日月交暉、寒暑遞成、萬象合和、兆類孳盈、爰自化闢、俶慶胥庭、軒轅曜哲、伊祁載彤、逮于有周、實光洛禎、川潛龍光、山隱鳳停、三才憑徽、七曜依明、八倫傾首、百神柔誠、造厥區夏、歷茲三正、應符代績、凱不斯營、日平皇魏、飛虬玄井、蟠騰寫象、川九黔巖、新邦興略、不猷罔清、佗瓊指陰、淹翠滋亭、河圖曠覽、升中闕銘、朕承法統、誕邀休宏、開物成務、載樂盛齡、遷宇柳方、闢繩壓城、則直之與、百堵若星、日躔流馥、月陸芬聲、鏘旋紫宿、景曜黃衡、鶯聲嘒嘒、鳥和嚶嚶、歸蓋如雲、還轅若霆、惟嵩岧岧、峻極昊青、惟邑翼翼、長啟魏京、薦玉告于、用昭永貞、納茲多福、萬國咸寧、初學記五

弔殷比干墓文

唯皇構遷中之元載、歲御大平閼茂、望舒會于星紀、十有四日、日唯甲申、子揚和、淇右、蹀駟鄘西、指崧原而搖步、順京途以啟征、路歷商區、轡肅衛壤、泛目睇川、縱覽觀陸、遂儔睨古跡、游瞰墳風、覩殷比干之墓、悵然悼懷焉、乃命馭駐輪、弛驥躬灑、荊蕪荒圮、工爲綿邈、而遺猷明密、事若對德、慨狂后之猖獗、傷貞臣之婞節、聊與其韻、貽弔云爾、

日三才之肇元兮、敷五靈以扶德、含剛柔于金木兮、資明闇于南北、亟離燿其炎暉兮、曾坎司玄以秉黑、伊稟常之懷生兮、昏睿遞其啟則、晝皎皎其何朗兮、夜幽幽而致蔽、哲人昭昭而澄光兮、狂夫默默其若豫、咨堯舜之耿介兮、何桀紂之猖敗、沈湎而不知用兮、終或已以貽戾、蹇蹇兮比干、藉胄兮殷宗、含精兮誕立、冥樹兮英風、蕙蘭露以滋神、滄藻英而儆容、茹薜荔以蕩識、佩江離以麗

躬履霜以結冰兮，卒蹈忠而彌濃。于金璧其潛珍兮，皇猷寶余所鍾。奮諷諫而爐軀兮，將危言以斃鋒。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惟子在殷，寔為樑棟，外贊九功，內徽辰共，匡宰衷職，德音遐洞，周師還旆，非子誰貳？否哉悴逝，遘此不辰，三綱道沒，七曜輝泯，乃乖彝器，怠棄天倫，懷誠齊怨，讒言焉陳，鬼侯已醢，子不見歟？邢侯已脯，子不聞歟？微子去矣，子不知歟？箕子奴矣，子不覺歟？何其輕生，一致斯歟？何其愛義，勇若歸歟？遺體既灰，不其惜歟？永矣無返，不其痛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夫天地之長遠兮，嗟人生危多殃，往者子弗及兮，來者子不廉，當胡契闊之屯亶兮，值昏化而永畐，曷不相時以卷舒兮，徒委質而殞亡，雖虛名空傳于千載，詎何勳之可揚，奚若騰魂以遠逝，飛足而歸昌，得比肩于尚父，卒同協于周王，建鴻績于盛辰，啟骨宇于齊方，闕穆音乎萬祀，傳冕業以脩長，而乃自受茲斃，禍竅殷棻，剖心無補，迷機喪身，脫非武發，封墓誰因？嗚呼

介士胡不我臣

重曰世惛惛而僩濁兮日藹藹其無光時坎廩而險隘兮氣憭颾㠯飛霜子奚其不遠逝兮侘傺而阯故鄉可乘桴㠯浮滄兮求蓬萊而爲粻銜芝條㠯昇虛兮與赤松而翺翔被芰荷之輕衣兮曳扶容之葯裳循海波而瀏颺兮望會稽㠯歸禹紐蕙芷㠯爲紳兮冠荃佩而容與寫鬱結于聖人兮暘中心之祕語執壺益而談卡兮交良朋而摠芳言既而東騰兮吸朝霞而長舉登此巖而悵望兮眺扶桑㠯停佇謁靈威㠯問路兮乘谷風而扱宋遂假載于羲和兮馮六螭㠯南處翕衡嶽而顧步兮濯沅湘㠯自潔嚌炎州之八桂兮蹊九疑而遥裹卽蒼梧而宗舜兮拂埃霧㠯就列采輕越而蕭條兮切寶犀㠯貫介訴淯風之淪覆兮詰蕭韶之湮滅召熊狸而敘釋兮問重華之風猋爾乃飲正陽之精氣兮遊丹丘而明視捐祝融而求鳥兮御朱鸞㠯循指因景風而凌天兮迴靈鷁㠯

西顧降黃渚而造稷兮愍稼穡之艱難訪有邰之詵詵兮過何主
而徙岐然後陟崐崙之翠嶺兮擥瓊枝而槃桓步懸圃㠯徜徉兮
咀玉英㠯折渴歷崦嵫而一顧兮府沐髮于洧盤仰徙倚于閶闔
兮請帝闇而啟關天泬寥而廓落兮地寂漻而邃闃滄淪陰㠯棲
氣兮佩瑤玕而鳴鏘拜招矩而脩節兮少躊躇㠯相羊祈騶騏而
總轡兮隨泰風㠯颷揚敞不周而左旋兮縱神駟㠯北望尋流沙
而騁轡兮暨陽周㠯繋鶬麾芸芳㠯馥體兮索夷杜而極衡奉軒
轅而陳辭兮申時俗之不暇適岐伯而脩命兮展力牧而問戮
沆瀣之純粹兮闚寒門之層冰聆廣莫之颼瑟兮覿黔鼠而迴擬
擁玄武㠯涉虛兮亢神冥而戚陵象暖颸而晻欝兮途昦昦其難
勝裁飛廉而前驅兮使燭龍㠯耀澄歸中樞而睎晲兮想玄漠之
已周慨飛魂之無寄兮嘳躕狖而上浮引雄虹而登峻兮揚雲旗
㠯軒遊躍八龍之蜿蜿兮振玉鸞之啾啾攀彗星㠯朗導兮委升

郁乎大儀，敖重陽之帝宮兮，凝精魄于旋曦，扈陽曜而靈脩兮，豈傅說之足奇，但至潔之不悛兮，甯溘死而不移。碑拓本，又南齊書魏虜傳引，脫非武發四句　案魏書孝文紀太和十八年十一月車駕幸鄴，經比干之墓，傷其忠而獲戾，親爲弔文，樹碑而刊之。劉芳傳，芳爲注解，表上之

祭岱嶽文 太和十九年四月

維太和十九年，敢昭告于泰山東嶽之靈，造化氛氳，是生二儀，玄黃既闢，山川已離，四流含靈，五嶽苞祇，并兼萬象，出納望儀，岱宗穹崇，梁甫盤峨，青巨嶠巇，春陸鬱律，肇生庶類，啟光品物，上敷神工，下融靈秩，載協化文，四氣已溢，百王鑄成，莫不茲室。初學記五

祭河文

維太和十九年，皇帝敢昭告于河瀆之靈，坤元涵澮，黃瀆作珍，浩浩洪流，實裨陰淪，道源導物，含介藏鱗，啟潤萬品，承育蒼旻，惟聖作則，惟禹克遵，浮檝飛帆，洞厥百川，朕承寶曆，克纂乾文，腾鑾淮

方旋鷁河濱，龍舲御瀾獻，旆乘雲汎汎棹舟，翻翻沂津，寔我皇遊光餘輿濱，雖開水利，漕典載新，千艫桓桓，萬艘斌斌，保我大義，惟爾作神。初學記六

祭濟文

維太和十九年，皇帝遣太常寺守散騎常侍敢昭告于濟瀆之靈

乾光資曜，坤載播液，惟瀆暘靈，協演陰碑，庶象遷和，降升芳灑，藉神包化，比土宣績，溫芳涌瑞，沇源導濟，引流通滄，實乎四體，作潤岱宗，含雲吐濃，潤波湛湛，川風瀏瀏，瞻洪津而懷德，乘長波而欽智，汎龍儀之郁穆，琢玉軒而浮被，沈璋璧之明物，冀牲潔已歸寄，初學記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七終

全後魏文卷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宣武帝一

帝諱恪，孝文帝第二子，太和二十一年立爲皇太子，二十三年四月即位，改元四，景明、正始、永平、延昌，在位十六年，謚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

詔答王肅 太和二十三年十一月

覽奏，倍口崩絕，未足已上酬勳德，且可如奏。魏書彭城王勰傳

聽高閭致仕詔

閭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內清華，朝之儁老，已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魏書高閭傳 世宗踐阼，閭累表遜位，詔云云。

賜錢高閭詔

閭歷官六朝，著勳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籃輿，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魏書高閭傳

裴叔業以壽春內屬下詔 景明元年正月丁未

叔業明敏秀發，英款早悟，馳表送誠，功高振古，宜加褒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雍兗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魏書裴叔業傳

復授彭城王勰司徒詔 景明元年二月

五教治樞，古難其選，自非親賢兼切，莫膺斯舉。王以明德懋親，任屬保傅，出据蕃陝，入御袞章，內外克諧，民神攸屬。今董率戎麾，威號宜重，可復授司徒，以光望實。魏書彭城王勰傳

答元嵩謀取沔南詔 景明元年

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魏書任城王附傳

淮南平遣鄭道昭勞彭城王勰詔景明元年八月

王威尊上輔德勳莫二孤心昧識訓保攸憑比日壽春初開鎮壓任重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冒茲炎蒸衡蓋飄飆經略踰時必有虧損淹達詣覲夙夜係情兼制勝宣規威効兼著公私允稱義所欽嘉雖凱旋有期無由延屬可遣給事黃門侍郎鄭道昭就彼祗勞魏書彭城王勰傳

東堂引見彭城王勰詔景明元年十月

比鳳鳳末一疑蒼黎二化故仰屈尊謨綏懷邊附而寇豎昏迷敢闚淮楚叔父英略高明應機殄定凱旋今辰伏慰悲佇魏書彭城王勰傳

分陳郡儲粟賑豫州詔景明初

眞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陳郡儲粟雖復不多亦可分贍尚書量賑以聞魏書薛安都附傳豫州大饑薛眞度表詔云云

詔責吐谷渾伏連壽 景明初

梁州表送鄉報宕昌書、梁彌邕與鄉並為邊附、語其國則鄰藩、論其位則同列、而稱書為表、名報為旨、有司以國有常刑、殷勤請討、朕慮險遠多虞、輕相構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 魏書吐谷渾傳

詔荅郭祚 景明初

企向成立、且為本鄉所樂、何為捨此世襲、更求一限、周書泉企傳 企襲父爵丹水伯世領本縣令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請別選遺終此一限令企代之宣武帝詔

報任城王澄立學詔 景明初

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訓、無應久廢、尚書更可量宜修立 魏書任城王傳

分遣大使黜陟詔 景明二年正月壬戌

朕幼承寶曆、艱憂在疚、庶事不親、風化未洽、今始覽政務、義協維新、思使四方風從率義、可分遣大使、黜陟幽明、魏書宣武紀

詔于烈 景明二年正月

諸父慢怠，漸不可任，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魏書于栗磾附傳

聽彭城王勰釋位歸第詔 景明二年正月庚戌

王宿尚閑靜，志捐世務，先帝愛亮之至，弗奪此情，遺敕炳然，許遂沖退，雅操不移，朕亦未敢違奪，今乃釋位歸第，巨園是營，高尚之節，確爾貞固，賁覿之操，邈焉難追，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歲月莫就，可量遣工役，分給材瓦，稟王所好，速令製辦，務從簡素，以稱王心。魏書彭城王勰傳

遣咸陽王禧等還府司詔 景明二年正月

恪雖寡昧，忝承寶曆，比纏尪疹，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父等歸遜殷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魏書咸陽王禧傳

咸陽王禧北海王詳進位詔 景明二年正月

朕以寡昧，夙罹閔凶，愛煢在疚，罔知攸濟，實賴先帝聖帝遺澤所

畢宰輔忠賢，劬勞王室，用能撫和上下，肅清內外，乃式遵復子，歸政告遜，辭理懇至，邈然難奪，便當勵茲空之，親覽機務，王尊惟元叔，道理淵凝，可進位太保，領太尉；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聲略茂舉，可大將軍，錄尚書事。（魏書咸陽王禧傳）

答盧昶奏鼠咎詔（景明二年）

朕纂承鴻緒，伏膺寶歷，思靖八方，惠康四海，當必世之期，麟鳳不降，厲勝殘之會，白鼠告咎，萬邦有罪，實惟朕躬，尚書敷納機猷，獻替是寄，讜言有顯，朕實嘉美。（魏書盧玄附傳）

正調外調罷詔（景明二年三月乙未朔）

比年以來，連有軍旅，役務既多，百姓彫敝，宜時矜量，以拯民瘼，正調之外，諸妨害損民，一時蠲罷。（魏書宣武紀）

嚴勅守宰詔（景明二年三月辛亥）

諸州刺史不親民事，緩于督察，郡縣稽遲，旬月之間，纔一覽決，滯

獄久訟動延時序百姓怨嗟方城困敝尚書可明條制申下四方令日親庶事嚴勒守宰不得因循寬怠妨政魏書宣武紀

省官詔 景明二年三月壬戌

治尚簡靜任貴應事州府佐史除授稍多方成損政無益政道又京師百司寮局般雜官有閑長者亦同此例苟非稱要悉從蠲省魏書宣武紀

報北海王詳詔 景明二年五月

一人之身逆不累德彤乖性別忠逆固殊是以父殛子興義高唐世弟戮兄登迹顯周爵禧之與國異體同氣既肆無君之逆安顧弟友之親叔父忠顯二朝誠貫廟社寶勛贊沖昧保乂鴻猷豈容以微介之慮忘阿衡之重貂章即以敕還願不再述祚屬眇躬言及斯事臨紙慨恨悅慨兼深魏書北海王詳傳咸陽王禧之謀反也詳表求解任詔云云

敕諭彭城王勰詔

蓋二儀分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既位、唱和之義生焉、自古統天位主、匡賞不賴明師仗賢輔而後燮和陰陽、彝倫民物者哉、往而不返者、先民誠有之、斯所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賢人君子則不然也、屈己以安民、艱身以濟物、所謂以先知覺後知、同塵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以沖年、纂臨寶曆、實賴叔父匡濟之功、誠宜永兼將相、以綱維內外、但逼奪先旨、懼違沖挹、俛志割心、以遂高素、自比水旱乖和、陰陽失序、是以屈王論道、庶燮茲玉燭、且師竿從容、無廢清尚、故周旦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王義兼家國、理絕獨高、可遣侍中敦諭、魏書彭城王勰傳

參定祫禘儀注詔 景明二年六月

禮貴循古、何必改作、且先聖久遵、編代恆典、豈朕沖闇所宜革之、且禮祭之議、國之至重、先代碩儒、論或不一、可付八座五省太常國子參定以聞、魏書禮志二

遣賻王肅詔 景明二年七月

肅奄至不救、痛惋兼懷、可遣中書侍郎賈思伯兼通直散騎常侍撫慰厥孤、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務令優厚、魏書王肅傳

令王肅葬京陵詔 景明二年

死生動靜、卑高有域、勝達所居、存亡崇顯、故杜預之歿、窆于首陽、司空李沖覆舟是託、顧瞻斯所、誠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誠義結于二世、英惠符于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于沖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魏書王肅傳

詔報源懷 景明二年十一月

不君不臣、江南常弊、有粟不食、其在斯矣、上天將欲亡之、諸蕃又願取之、人事天道、孰云匪會、但言義害人者不爲、且十月五日、術

軍已達大航其大傷小亡之勢久應有決假令天罰寶卷衍兵獲進則衍之主佐又是亂亡遺孽皇靈其能久祐之乎今之所矜者正以南黔企德邊書繼至殄悴之甿理須救接若爾者揚州兵力配積不少但可遴選任城委以處分別加慰勉令妙盡邊算也魏書源賀附傳

報裴衍請隱嵩高詔 景明二年

知欲養痾中岳鍊石嵩嶺棲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迹之操深用嘉疏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魏書裴叔業附傳

埋瘞骸骨詔 景明三年二月

自比陽旱積時農民廢殖寤言增愧在予良多申下州郡有骸骨暴露者悉可埋瘞魏書宣武紀

遣迎賑貸詔 景明三年閏四月

蕭寶夤深識機運，歸誠有道，冒險履屯，投命絳闕，微子陳韓，亦曷以過也。可遣羽林監領主事劉桃符詣彼迎接，其資生所須之物，及衣冠車馬，在京邸備，付尚書悉令預備。魏書蕭寶夤傳

報高顯等請勒銘射宮詔 景明三年十月

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喉脣近侍，苟以為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魏書高顯傳世宗幸鄴，還于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請勒銘射宮詔云云，遂刊銘于射所，聽為之詞

徙御舊都詔 景明三年十一月

京洛兵蕪，歲踰十紀，先皇定鼎舊都，惟新魏曆，翦埽榛荒，撫茲雲構，鴻功茂績，規模長遠，今廟社乃建，宮極斯崇，便當以來月中旬蠲吉徙御，仰尋遺意，感慶交衷，既禮盛周宣，斯干之制，事高漢祖壯麗之儀，可依典故，備茲考吉，以稱遐邇人臣之望。魏書宣武紀

詔任城王澄 景明三年十一月

將軍文德內昭，武功外暢，奮揚大略，將蕩江吳，長旌始舒，賊徒懾氣，鋭旅方馳，東關席捲，想江湖弭波，在旦夕耳。所送首虜，並已聞之。魏書任城王澄傳

躬勸農桑詔 景明三年十二月

民本農桑，國重蠶籍，粢盛所憑，冕織攸寄。比京邑初基，耕桑暫缺，遺規往旨，宜必祗修。今寢殿顯成，移御維始，春郊無遠，拂羽有辰，便可表營千畝，開設宮壇，秉耒援筐，躬勸億兆。魏書宣武紀

旱災察冤獄詔 景明四年四月

陰陽為沴，緬古同患，孝婦淫刑，東海燋壤。今不雨十旬，意者其有冤獄乎。尚書勒京師見囚，務盡聽察之理。魏書宣武紀

詔百司 景明四年十二月

先朝制立軌式，庶事惟允，但歲積人移，物情乖惰，比或擅有增損，廢墜不行，或守舊遺宜，時有舛妨，或職分錯亂，互相推委，其下百

司列其疑關速呂奏聞魏書宣武紀

報元英詔景明四年

學業墮廢爲日已久非一使能勸比當別勅魏書南安王楨附傳元英奏求遣使就郡校練學生詔報

詔奪元鸞祿一周景明中

鸞親唯宗懿作牧大州民物殷繁綏寧所屬宜克己厲誠崇清樹惠而乃驟相徵發專爲煩擾編戶嗷嗷家懷嗟怨北州土廣姦亂是由準法尋愆應加肅黜吕鸞戚屬情有未忍可遣使者吕義督責奪祿一周微示威罰也魏書城陽王長壽附傳長壽次子鸞爲青州刺史轉定州刺史繕起佛寺公私費擾頗爲民患世宗聞而詔

詔依禮治趙郡王母子罪

妾之于女君猶婦人事舅姑君臣之禮義無乖二妾子之于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政可付宗正依禮治罪魏書趙郡王幹附傳幹妃

穆氏表謚母趙等悖禮傷常不遜日甚尊卑義阻母子道絕詔云云

授源懷爲馮翊公詔 景明中

宿老元臣、云如所訴、訪之史官、頗亦言此、可依比授馮翊郡開國公邑九百戶、魏書源賀附傳

報源懷詔 景明中

省表具卹民之懷、已敕有司一依所上、下爲永準、如斯之比、不便于民損化害政者、其備列以聞、魏書源賀附傳

原裴植詔

植闔門歸款、子所愚昧、爲人誘陷、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特恕其罪、以表勳誠、魏書裴叔業附傳叔業兄子植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云云

詔詰宋飜

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魏書宋飜傳飜爲河陰令縣舊有大枷號曰彌尾青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命取尾青以鎮之既免入訴于世宗詔云云

以侯剛爲右衛大將軍詔

太和之季、蟻寇侵疆、先皇于不豫之中、命師出討、撫戎暴露、觸御乖和、朕屬當監國、弗獲隨侍、而左右服侍、唯藉忠勤、剛于違和之中、辛勤行飪、追遠錄誠、宜先推敘、其以剛爲右衛大將軍、魏書恩倖侯剛傳

盧道將襲爵詔 景明末

長嫡承重、禮之大經、何得輒授也、魏書盧玄附傳、盧淵子道將襲父爵、而讓其第八弟道舒、有司奏聞、宣武詔

徙趙脩詔

小人難育、朽棘不彫、長惡不悛、豈容撫養、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領護左右趙脩、昔在東朝、選充臺皁、幼所經見、長難遺之、故豢業之初、仍引西禁、雖地微器陋、非所宜采、然識早念生、遂陞名級、自蒙洗濯、寵貴日甚、驕佚蕩憍、恩加輕慢、不識人倫之體、不悟深淺之

方陵獵王侯輕卑卿相門賓巷士拜叩不接驕氣豪心仍懷鄙塞比聽葬父脩暴繼閻居京造宅殘虐徒旅又廣張形勢妄生矯託與雍州人趙僧㯳築陰相傳納許受玉帛不軌不物日月滋甚朕猶愍其猖獗每加覆護而擅威弄勢侏張不已法家耳目並求憲綱雖欲捨之辟實難爽然楚廢既墜江君非佩鐘牛一輩東向改獄脩雖小人承侍在昔極辟之奏欲加未忍可鞭之一百徙敦煌爲兵其家宅作徒卽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朕昧于處物育茲豺虎顧尋往謬有愧臣民便可時敕申沒以謝朝野 魏書趙脩傳

又詔任城王澄 正始元年二月

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有可勉如至四月淮水泛長舟行無礙宜善量之前事捷也此實將軍經略勳有常焉如或以水盛難圖亦可爲萬全之計不宜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 魏書任城王澄傳

免北海王詳爲庶人詔 正始元年五月丁未朔

王位兼台輔，親懿莫二，朝野屬賴，具瞻所歸，不能勵德存道，宣融軌訓，方乃肆茲貪亂，穢暴顯聞，遠負先朝友愛之寄，近乖家國推敬所期，理官執憲，實合刑典，天下為公，豈容私抑，但朕諸父傾落，存者無幾，便極逮坐，情有未安，可免為庶人，別營坊館，如法禁衞，限以終身，邦家不造，言尋感慨。魏書北海王詳傳

為北海王詳舉哀詔

北海叔奄至傾背，哀慕抽慟，情不自任，明便舉哀，可敕備辦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給東園祕器賵物之數，一依廣陵故事。魏書北海王詳傳

憂旱詔 正始元年六月

朕以匪德，政刑多舛，陽旱歷旬，京甸枯瘁，在予之責，夙宵疚懷，有司可循案舊典，祗行六事，囹圄寃滯，平處決之，庶尹廢職，重加脩舉，鰥寡困窮，在所存恤，役賦殷煩，咸加蠲省，賢良讜直，以禮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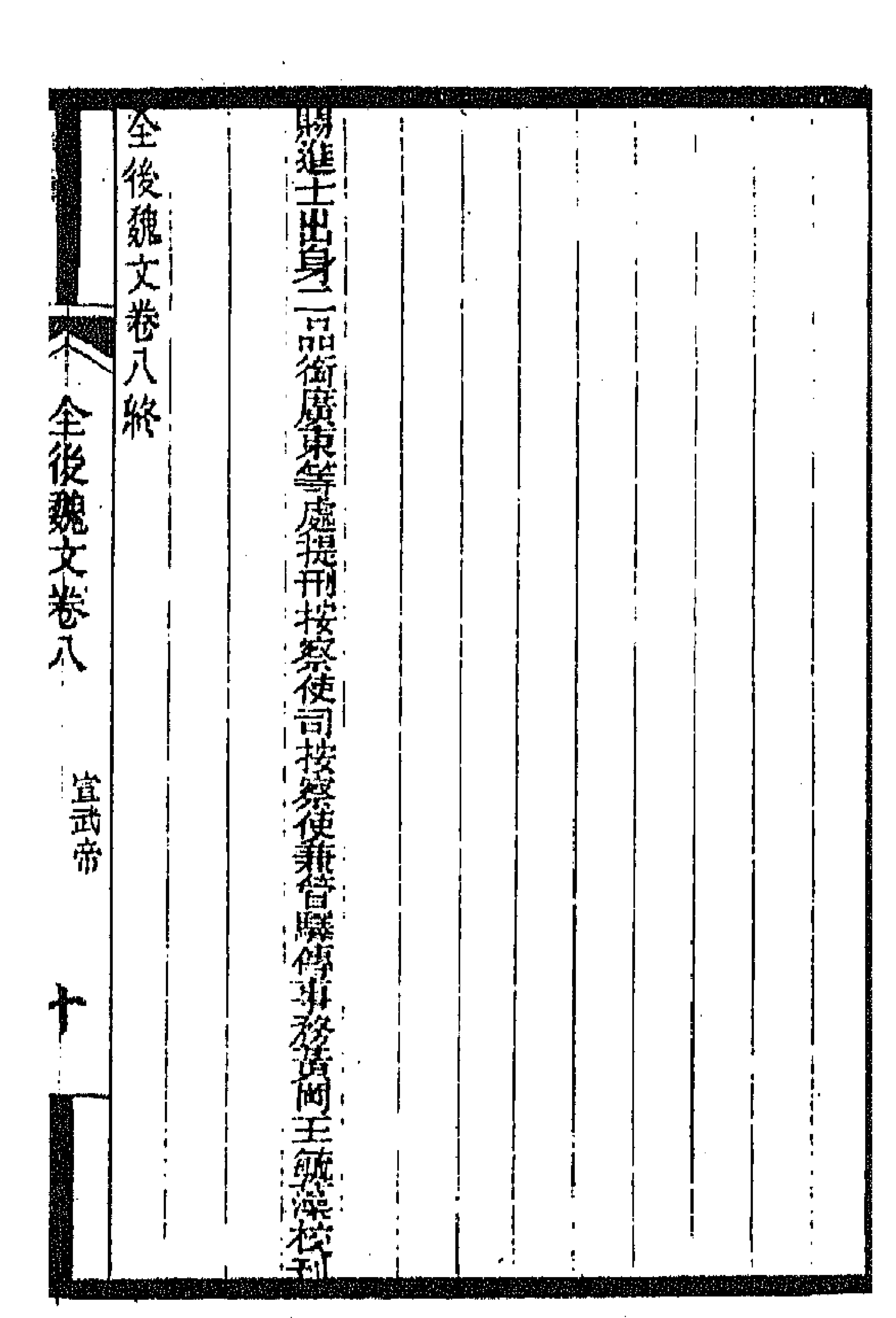
貪殘佞諛，時加屏黜，男女怨曠，務令媾會，稱朕意焉。魏書宣武紀

詔元鑒 正始元年七月

知摧角城，威謀展稱，良已欣然。此城襟帶淮瀨，川路衝要，自昔經算，未能剋之，蟻固積紀，每成邊害。將軍淵規潛運，妙略克宣，開境剋城，功著不日，據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勳高三捷，朕甚嘉焉。守御諸宜，善自量度，矜慰之使，尋當別遣。魏書河南王曜附傳

令羣官集太樂署攷論音律詔 正始元年七月

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燮理音準，其書二卷并表，悉付尚書。夫禮樂之事，有國所重，可依其請。八座已下、四門博士已上，此月下旬集太樂署，采論同異，博采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魏書樂志先是高閭引給事中公孫崇共攷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樂事，正始元年秋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八終